

劉

四

嫂

抗美援朝文藝宣傳材料選輯

方 翊 作
北京市文聯·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編



大眾書局印行

推薦抗美援朝文藝宣傳作品

爲深入抗美援朝的宣傳，使文藝武器發揮及時的戰鬥作用，北京市文聯、大衆文藝創作研究會有計劃地組織愛國主義的創作運動，供應各工廠、學校、機關、團體、郊區農民做爲表演資料，通過這些作品，使每一處每一人都受到愛國主義的教育。我們除油印一部份作品供應外，並在報上出專頁供應資料。凡是羣衆歌曲、快板、短劇、活報、鼓詞、相聲等作品，如有好的，都請介紹給我們，以便推薦。

北京市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
大衆文藝創作研究會

時間：一九五〇年

地點：北京

劇中人：

王素云——北京近郊某村婦女會主任。年二十歲。

劉四嫂——素云的姐姐。劉四之妻。年二十餘歲。

劉四——反動派特務破壞小組長。年四十歲。

杜五——劉四手下的組員。被服廠工頭。年三十餘歲。

方英——被服廠女工。糾察隊員。

人民警察數人。幹部一人。

第一場

(內白) 走哇！

(王素云提著麵口袋上)

素云：(唱)

在家中奉了母親命，
瞧著姐姐走一程。

手提著黏麵袋急急行走，
霎時間離村莊到了城中，
解放後北京城到處乾淨，
大街小巷路修平。

我緊行幾步抬頭看，
不覺來到姐姐的門庭。

(白) 真是不知不覺地就到了。——姐姐，開門來！
(內白) 來了！

(劉四嫂上)

四嫂（唱）：

正在屋中溫習功課，
忽聽得門外有人聲！

我這裡急忙開門來看，（開門介）

素云：姐姐！我來啦！

四嫂：嘸！妹妹呀！

（唱）：

見妹妹不由我喜在心中。

姐妹們手挽手同把房進，（同坐下）

問一聲老娘親福壽康寧。

（白）媽好呀？

素云：媽倒好。就是好幾個月不見你啦，這程子我又在家忙地裡的活兒，沒瞧你來，媽有點不放心你。

四嫂：我也總想着回家瞧瞧去，可是，我每天得上成人夜校去學習；又不
用老媽子啦，也沒人看家，那兒還出的去城啊！——地裡的活兒都忙
完了嗎？

素云：地裡的活兒是早就完啦。可是，我是咱村兒裡的婦女會主任，這些

日子又宣傳「抗美援朝」，又得幫助大家計劃副業生產，也是一天到晚的忙。

四嫂：可不是嘛。我們學校裡，也天天討論這些個事兒，我們還出去宣傳過兩回哪。

素云：到處都是一個樣兒的忙。所以媽跟我磨道了好些日子啦，我這才抓了這麼半天兒的空兒，給你串了點黏麵瞧你來啦。

四嫂：你們在家裡，打點糧食挺不容易的，還總這麼惦記我幹什麼？

素云：自個兒的親的熱的，誰能不惦記？可是，這也是解放啦，你又經過這幾個月的學習，有了進步，有了覺悟，知道惦記我們啦，我們才惦記你。要像過去那樣，自打你嫁了劉四這個僞保長，就忘了自個兒的出身根本，成天價就知道享福擺譜兒；不回家還好，一回到自個兒家裡，這也瞧不上，那也瞧不上，我們恨你還恨不過來哪，誰還惦記你？

四嫂：咳，妹妹呀！

(唱)：

妹妹你休把那從前話講，
提起來實叫我羞愧難當！

我素芬也是在農家生長，

自幼兒一年價勞碌奔忙。

打從我嫁了這反動保長，

竟把那從前的苦處全都忘光，

每日裡只知道吃喝遊逛，

全不想這享受來自何方。

到如今才明白從前錯想，

大不該忘根本學得個好吃懶作把寄生虫來當！

妹妹妳勸媽媽把我原諒，

從今後我必然立志要強。

素云：咳！媽媽還用勸？只要你立志要強，我們就是高興的。——可是，

你覺悟是覺悟啦，以後打算怎麼辦哪？

四嫂：我從前些日子就拿定主意，要找個工廠做工去；一來省得當寄生虫，二來把生產搞好，也能增加一分「抗美援朝」的力量。

素云：這個主意倒是不錯。有機會嗎？

四嫂：我正託人給我各處進行哪。——要有決心，那怕沒機會？

素云：這話對！在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只要肯勞動，是不會沒有機會的。

——真個的，我姐夫這個保長，自從下台以後，到現在也沒人找他算

賬嗎？

四嫂：咳！怎麼沒人找他算賬？不過仗着他做得油滑點兒，耳目又靈通，一聽有人反映不好，就趕快跑去，給人家作揖磕頭，又自動地跑到派出所去坦白，認錯兒，才糊弄到今天，沒有出大麻煩。

素云：這才不是辦法哪！不在思想上求進步，不向人民立功贖罪，糊弄鬼混，那兒能解決問題？

四嫂：可不是嘛，我也常常這樣勸他。

素云：真個的，我來了半天啦，他上那兒去啦？

四嫂：他早就出去啦，想必也就快回來啦。

素云：他不回來倒好。說一句不怕你過意的話，我還是真不願意見他！

四嫂：咳！自從解放以後，他的態度也多少變化了一點兒，不像從前那麼大架子，瞧不起人啦。

素云：倒不是什麼架子不架子的問題，我是根本就反對他那一套思想作風。——他近來每天幹些什麼哪？

四嫂：做買賣哪！

素云：做什麼買賣？有字號嗎？

四嫂：沒有。不過是胡倒騰吧。

素云：倒騰什麼？

四嫂：我也說不清。

素云：夫妻倆過日子，連他準幹什麼你都說不清？

四嫂：我沒見過他倒騰什麼東西貨物，他又沒跟我細說過，我怎麼會知道哪？

素云：他不說你也不問？你想連跟你都不能說的事，還能有的是什麼好事？像這樣馬馬虎虎地下去，那怎麼得了？

四嫂：咳！說起來這也是我的錯誤。我嫁他這幾年，向來就是什麼也不許我問，我太鬆心慣啦，也就不問他啦。

素云：咳！姐姐呀！

（唱）：

說什麼太鬆心事事不問，
你還是舊思想依賴男人。

家庭間夫和妻共負責任，
大小事要公開商議分明。

倘若他暗地裡違反革命，
難道你也跟他去危害人民？

四嫂：這個——妹妹呀！

(唱)：

想起來我真是胡吃鬼混，
也是那舊思想害人太深；

說什麼夫唱婦隨事事依順，

說什麼爲吃穿才嫁男人。

他犯法我當然也有責任，

自不能推干淨不問不聞。

從今後我必然認真追問，

幫助他求改造共做新人。

素云：他舊日是個反動份子，不澈底改造是不行的；思想改造可又不是一件容易事，你可得好好注意，多下功夫才行哪！

四嫂：這事我倒景早就想過，皆因覺乎着太難，就又犯了馬虎、放任的錯誤。

今兒個既然你又給我提了醒兒，從今以後我必然好好地注意就是啦。

素云：好——你就這麼辦吧！——天不早啦，我可該出城回家啦。

四嫂：忙什麼？你吃了飯再走吧。

素云：我怕回去晚嘍，媽又該不放心啦。過兩天我再來吧！

四嫂：喂！我想起來啦！前幾天我們上街去宣傳「抗美援朝」，有報館的記者，給我們照像，還給我照了一張單人講演的哪，我加洗了兩張，你給媽帶回一張去吧！

素云：那好極啦！你交給我吧。

四嫂：你等着，我給你拿去。

（劉四嫂下）

（內白）啊哈！

（劉四上）

劉四：（急數板）想當初——

想當初我多享福，

國民黨的天下無拘無束；

明爲保長暗爲特務，

任意橫行好不威武；

吃喝玩樂街面兒上找，

一遇上徵兵更攪得足。

拉寶局，撙大賭，

外帶着販賣白面兒大烟土，

一切公開隨便來，
票子掙得沒法數。

不想來了解放軍，

硬把咱的飯門堵！

多虧我素日油滑遮蓋得嚴，

才免去鬥爭清算沒被逮捕。

心中懷恨暗地搗亂，

奉命成立破壞小組，

但願得美軍勝利打回大陸，

趕走了八路把氣出，把氣出。

（白）四奶奶開門來呀！

（內白）來啦，來啦！

（劉四嫂上）

四嫂：妹妹給你這相片。

素云：唉，外頭誰叫門哪？

四嫂：是你姐夫回來啦，等我給他開門去。（開門介）你回來啦！二妹妹

來啦。

劉四：嘔，二妹來啦！老太太倒好哇？

素云：好，謝謝四爺的惦記。

劉四：喝，二妹，您幹嘛還這麼挖苦我？

素云：我怎麼挖苦您啦？

劉四：那您幹嘛跟我這麼四爺四爺的？我那兒當得起呀！

素云：您得啦吧！前幾年我上您府上來，見着您的金面，稱呼一聲四爺，

您還愛答不理地哪！

劉四：得啦，二妹！這叫做此一時彼一時！以前是我的錯，您多原諒，別再揭我的根子行不行？

素云：喝，這可是太陽從西邊出來啦！拿着劉四爺這樣北京城裡站得起來的人物，居然會跟我一個鄉下了頭認起錯兒啦。

劉四：好二妹，您就說吧！什麼出氣說什麼！誰叫我當初不對哪？

素云：怎麼，您真知道過去是不對了嗎？

劉四：這還有假的？滿錯滿錯！我簡直連一丟丟對的地方都沒有！

素云：您要是真認清了自己的錯誤，往後還有辦法，就怕口是心非！

劉四：那兒能口是心非？我在別人面前說假話，在二妹您的面前，還用得着這一套？

素云：只要您口能應心就好。——天不早啦，姐姐，我可真要走啦。

四嫂：你把相片帶好嘍，讓媽看看，告訴媽，甯整天惦記我啦。

劉四：怎麼我剛進門您就要走？吃了飯再走吧！

素云：天不早啦，我還得出城哪！

四嫂：二妹妹早就要走，倒不是爲你回來。

劉四：我知道不是爲我，那兒能爲我哪？——那麼，我送送您，給您僱車去。

素云：謝謝您吧！我踴躍着，一會兒就到啦。

四嫂：是呀，你也甯跟二妹踏客氣啦。還是你看會兒家，我送二妹兩步吧。

劉四：得，那我可就不送啦！

素云（唱）：

辭姐夫和姐姐家門迓奔。

四嫂（唱）：

媽面前還要你問安寧，

素云（唱）：

但願你早把工廠來進，

四嫂（唱）：

手挽手來相送仔細叮嚀。

（素云、四嫂同下）

劉四：嘿，一個黃毛兒丫頭，也當什麼婦女會主任，見了她還得低聲下氣地認錯兒，真他媽的倒霉！甭忙！早晚有叫你們知道厲害的那一天！——唉，真個的，我派杜五上機關裡去取炸藥，功夫已然不小啦，可也該回來啦。

（內白）走哇！

（杜五上）

杜五（唱）：奉命前去取炸藥，

見了四哥說根苗。

（白）四哥，

劉四：老五，你回來啦？

杜五：回來啦！給您炸藥。

劉四：別忙！外頭有人沒有？

杜五：沒有，我進來的時候，留神看啦。

劉四：也沒有人跟着你吧？

杜五：沒有。真個的，連這麼點兒機伶勁兒都沒有還行？

劉四：那好極啦！咱們在這個時候，可不能不處處小心哪！

杜五：那是自然。——您把炸藥收起來吧！

劉四：幹嘛要這些個？

杜五：光一處是用不了。上頭說啦，藥收藏得非常嚴密，取一回很不容易，叫您不管當時用得着不用不着，完全分給各組員秘密藏好，什麼時候有機會，拿出來就使，省得耽誤事。

劉四：也倒有理。讓我想想，咱們這個破壞小組，你們六個組員，一共是打入了四個工廠，你把炸藥分成四份，你帶起一份來，剩下的三份，還給我包起來吧！

杜五：好。（分藥包好）

劉四：對，回頭我馬上就分着給他們送去。你們可得留心藏嚴實點呀！

杜五：那是自然。

劉四：趁着這會兒沒人，咱們先商量商量，你幾時能動手哇？

杜五：這哪兒敢說一定？我們被服廠裡頭的工人糾察隊，簡直把工廠都看成他們家裡的一樣，日夜防守得非常嚴密；也總得抓個空子才能下手呀。況且，眼前還是些單衣裳，又不好着，也不解氣。聽說，不久就

要上棉活，來大批的棉花；我想不如等等兒，等來了棉花以後，把棉花堆給他們點着，那才有個樂子哪。

劉四：也對。咱們新從台灣來的上司，不明白北京的情形，又因為朝鮮戰場上不大順利，總是瞎着急，瞎催。你倒甭着急，就按照你的計劃，好好進行吧。今天的話就到這兒為止，以後有什麼話，咱們隨時再商量。

杜五：好吧。——真個的，四嫂子上那兒去啦？

劉四：送他妹子去啦，說話就回來。

杜五：我記得這幾年，她沒有怎麼來過呀！

劉四：誰說不是？前幾年你四嫂跟我過慣了好日子，跟她那個窮娘家來往就少啦，自打解放以後，她一上什麼成人夜校學習，也不是怎麼就又迷糊啦，想起她那個窮娘家好來啦！

杜五：共產黨也就是真這麼一套，能叫人入迷。

劉四：咳！說了歸齊，還得說是出身的關係；他出身就是個莊稼苦丫頭，雖說跟我享過幾年福，也總改不了那個受苦受窮的腦袋，共產黨的一套當然是容易聽得入味。前幾天她也跟着人家上大街去宣傳什麼「抗美援朝」，簡直跟瘋子一樣！近來更來勁兒，跟我也幹上啦！

杜五：怎麼跟您幹上啦？